



困辯錄自序

嘉靖丁未仲冬廿一日予被逮至

京師又明日下

詔獄日無所事事惟面壁觀心并考平生所學於此時此地有所資焉否也故凡詩書所載舊嘗得諸管窺者每誦味所及輒錄而繹之然後知學必驗而後有得如艱難險阻非身所經歷而談之了了皆寤語也夫學以素位為得也位之所值不同而素其所得於天而習之於已者則



無有乎或變是故縱火下石之難方解而沫琴
自如絕糧之厄病且愠者多矣而絃歌不輟素
定故也易不云乎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惟獨行
其願而不願乎外則願之自我者求無不得其
在外者本無得喪又何怨尤之有哉非有所假
以勝之而強排遣之謂也是故精一執中堯舜
禹相與授受之素仲尼祖述以教萬世子思子
述其所得於祖者發而為素位之訓厥旨微矣
予以病廢林藪凡二十年未嘗一日廢書徒以

之心暫息矣而是非之則似亦不可得而欺因
自省曰昔之役者其逐於已發而今之息者其
近於未發矣乎蓋自良知言之無分於發與未
發也自知之所以能良言之則固有未發者以
主之於中而或至於不良乃其發而不知返也
吾於暫息且有所試矣而况有為之主者耶夫
至動莫如心聖人猶且危之苟無所主隨感而
發譬之御馬銜勒去手求斯須馳驟之中度豈
可得執道心之言微性之言定無欲之言靜致

困辯錄目錄
虛之言立本未發之言寂一也而何疑於先生
先生聞之曰斯言知我哉錄有之良知者未發
之中廓然太公之本體固吾師所傳也問之友
人或然或否洪先曰吾學也困辯弗明弗可以
措敘而梓之質于知言者

嘉靖庚戌四月乙巳吉水羅洪先謹識

困辯錄目錄

卷之一

辯中

卷之二

辯易

卷之三

辯心

卷之四

辯素

困辯錄目錄

雙江先生困辯錄卷之一

吉水念菴羅洪先批註

長水後學岳和聲校閱

辯中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此堯舜禹授命之詞萬世心學之源其肇於
此乎人心道心皆自其所發者言之如惻隱

之心羞惡之心辭讓是非之心是也感應流行一本乎道心之發而不雜之以人為曰精真常不雜曰一中是道心的本體有未發之中便有發而中節之和和即道心也天理流行自然中節動以天也故曰微人心云者只纖毫不從天理自然發出便是動以人動以人便是妄故曰危今人乍見孺子入井一段二心可驟見自夫中之為義不明允執之旨流而為義襲之學子思子憂人心之日危也

於是作中庸以明其祖述之原學者須從此處體識得明瑩則二氏五霸百家之學自有斷例中是真正主腦允執是工夫歸結處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

馬

中庸首章是精一執中的傳註不必更著一字為訓血脉貫通語意精備夫上帝降衷于下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即命命即性也率其性之自然發無不中性即道也堯舜性之也氣拘物蔽道有所失脩而復之而後教立焉道即教也湯武反之也戒謹恐懼堯舜湯武之兢業祇畏是也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常存此體便是戒懼去耳目支離之用

全虛圓不測之神睹聞何有哉不聞曰隱不睹曰微隱微曰獨莫見莫顯誠之不可掩也慎獨云者言戒謹恐懼非他人所能與退藏於密鬼神莫窺其際是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寂然不動萬物皆備天之性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命由此立道由此出萬化之原也感而遂通自然中節猶太和元氣之流行故曰和者天下之達道本之人情不涉思議而夫婦之愚不

肖可以與知能行性之欲也。天地位萬物育。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自一身驗之以至於天下國家無不然。三聖相授守一道也。故曰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獨知與幽獨二者不啻千里

○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已矣。

過與不及皆惡也。中也者和也。言中即和也。致中而和出焉。故曰至其中而已矣。又曰中

焉止矣。

○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從之遊者甚衆。語其精思力踐任重。詣極惟羅仲素一人。先生講論之暇危坐終日。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作何氣象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久之而益知夫天下之本真有在於是。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觸處洞然自然中節。

○李先生門下教人大抵令於靜中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發作何氣象則處事應

物自然中節此是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以至若存若亡不得盡心於此畢竟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恩每一念及未嘗不流汗沾衣也

此是千古學問的公案文公悟後真實語也

○未發之中本體自然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自然中節此是日用本領工夫其曰却於已發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以致夫擴克之功一有不中

則心之為道幾乎息矣故程子每以敬而無失為言敬而無失便是中又曰不如且只道敬能敬則自知此矣夫以事言之雖有動靜之殊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初無間斷而常主夫靜焉向來講究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止以察識端倪為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常覺會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多急躁浮露無復聖賢渾厚雍容

氣象所見之差其病一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朱方悟以為病而衆乃囂然以為得手何如

○以上三段是朱子語錄中悟後定論看來精一執中之學周程授受渾只是此家法不三四傳而此意寔微天地之心或幾乎息而生民之命日以蹙矣尚何以望太平之端哉

○龜山一派每言靜中體認又言平日涵養只此四字便見吾儒真下手處考亭之悔以誤認此心作已發此尤明白直指而近世忽畧

不復究三先生語意至誣考亭為俗學可謂不知量也

○或問中則和生而位育以之何也蓋未發之中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千聖之絕學故執中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為往聖繼絕學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未發之中上養來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中是天德和是王道故曰苟非至德至道不凝戒慎

不睹恐懼不聞修德之功也。或問發而中節節何在也。蓋節者則也。猶節拍也。吾心自然之權度。一毫人力與不得順其本體之自然者。應之便是發而未發過而不過動而無動節之謂也。故曰道心惟微也。稍涉人為聲臭畢露其則爽矣。又問喪子之哭不知為慟節何在也。惟不知為慟而後可以語節。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此。天則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自精一之秘不傳泥情以求。

節逐物以執中而未發之旨。日以淪胥人心。

危矣。

節字說向未發始有節拍不然俱是至情或輕或重或厚或薄從何取則

○或問戒謹恐懼四字壓得太重。初學多為所困何也。蓋今之學者氣輕質柔不耐持久。纔說戒懼便已畏縮。不知乾乾惕厲周公亦本乾九三性體而言。蓋性體本自戒懼也。才頹惰便失性。體易曰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因窮也。自生知安行以下皆然。既曰戒懼又曰不睹聞則戒懼不著於有不睹聞亦不著於無。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用之不勤
 綿綿若存此丹爐火候而因藥發病醫家亦
 有過劑之戒程子云畧綽提撕常令省覺便
 是戒懼白沙先生云戒謹恐懼所以閑之非
 以為害也

戒慎恐懼只是常存此

○或謂易言密言寂言虛而不言獨何也曰四
 者同出而異名也易故言之矣如曰獨復曰
 獨立曰獨行非言獨乎蓋自我有之自我主
 之小而辯精而明尊而無對獨之謂也非天

下之至一其孰能與於此根極領要睹聞俱
 泯而機緘之妙鬼神莫窺其際密之謂也非
 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默識靜專龍蟄
 淵沉靈明內蘊神妙萬物寂之謂也非天下
 之至止其孰能與於此內不見已外不見人
 其淵其天而空洞之體其受命也如響虛之
 謂也非天下之至大其孰能與於此是四者
 同出而異名均之為未發之中也虛寂言湛
 一之體密獨言歸止之與致虛極守靜篤藏

之秘慎之至。聖人所以立人極。先天而弗違者也。易之為道。不既深乎。說四字甚痛快。以其同出而異名故。

未有兼舉者得其一四者畢

○或問未發之中為靜乎。蓋靜而常。主夫動也。

戒謹恐懼為動乎。蓋動而常。求夫靜也。然則

孰為動。孰為靜。蓋動靜者時也。若言其勢相

資則動有資於靜。靜常發而為動。如乾不專一

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尺蠖不

屈不能伸。龍蛇不蟄不能奮。故三代之易。真

首連山。商首歸藏。周易首乾而文。先潛龍未

發之學。其揆一也。佛氏以無生為體。戒定生

慧。偈云。動上有不動。不動是不動。道經云。生

者生矣。而所以生生者。未常生化者。化矣。而

所以化化者。未常化。又曰。常寂常應。貞常得

性。其言皆未可輕視也。以戒慎恐懼言動是未為知言者不知戒

慎恐懼个甚

或言赤子之心。不可以言中者。以其動靜無

常。似非寂然不動之體。然無營欲智巧之私

則亦不遠乎中也其謂求中於未發之前則
可而遂以未發之前為中則不可者先儒之
意得無以中涉事為不可以語人生而靜以
上之體乎然非子思之前謂中也蓋中者天
然自有不著聲臭未發之前本體寂然中涵
太虛是則靜為動根坤之所以為復也及其
發而中節不犯人為是則動根於靜艮之所
以止其所也復從艮起故曰艮以止之帝出
乎震帝者心之主宰一念之動帝之出也不

止安有出出而未嘗離其所止

求中於未發之前是指引

人體認而言體認得則是中無前後矣靜為動根根無可離之時然須平日涵養故曰前

或問思為靜乎蓋思者心之運既曰運則動
矣然思敬思誠儼若思思無邪之類則動而
無動而常主夫靜也故凡用功似屬乎動而
用功的主腦却是靜根然則何思何慮無思
無為又何謂也此主感應言也感應者神化
也纔涉思議便是憧憧如憧憧則入於私矣

其去未發之中何啻千里。若夫精義以入神
洗心以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所以立
感應之本也。故曰思則得之。心有思有不思
未發俱在其中

論工夫則思
是求入靜處

不起不滅者心之體萬起萬滅者心之用然
體常存乎起滅之中非別有一物限於一處
也。雖非別有一物限於一處實則未常起滅
也。悟之不離當處迷之追尋無跡起滅猶戶
之闔闢不起滅猶闔闢之樞執中之學執其

樞而已矣。周子之詩曰有風還自掩無事晝
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自掩常關常
寂常止也。開闔從方便常應常順而已無所

與也。知不起不滅之體於起滅即無礙也
陽明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意亦然

人自嬰兒以至於老死雖有動靜語默之不
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氣主之也。而立人極
者常主夫靜何也。蓋靜則無欲而大本立雖
糾紛錯雜而不失其本然之則發而不發配
義與道也是故君子之學要於意必固我既

亡之後而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學斯

至矣須先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後可要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至靜無感性之淵源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動則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仁義中正亦自其發者言之無欲故靜發而未發也無欲便是不睹聞通書首篇是學問原頭要會得聖人所以合德天地日月四

時鬼神何所自何所自自於靜也太極圖說得好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與其是內而非外不着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無事虛明太公順應渾是未發氣象佛氏有內迷不着空外迷不着相亦幾於兩忘之論蓋着相

之迷人皆知之而着空之迷知者鮮矣戒慎
 不睹恐懼不聞是何等真正切實工夫而後
 知在彼者語彌近理亦不出吾範圍之內佛
 氏之徒乃謂儒者之學得其精之緒餘不幾
 於竊人之有而復訶其主耶

定即止陽明先生云定是未發

中之

○或問周子言靜而程子多言敬有以異乎曰
 均之為寡欲也周曰無欲故靜程曰主一之
 謂敬一之無欲也然由敬而入者有所持循

又則內外齋莊自無不靜若入頭便主靜惟
 上根者能之蓋天資明健合下便見本體亦
 甚省力而其弊也或至於厭棄事物賺入別
 樣蹊徑是在學者顧其天資力量而慎擇所
 由也近時有名為講學而猖狂自恣徃徃以
 主靜為禪學主敬為迂學而跳梁呼號坐作
 語默一隨其意之所便無所顧忌而名為自

得哀哉

入頭便主靜一段固是然程子有言
 主一之謂敬或謂如何為一答曰無

適之謂一他日又言心有所向便是欲然則
 無所向適即無所欲也敬之為言非無欲之

注脚

○或問佛經云屏息萬緣一念不生見不着性
 離諸法相又云能所俱泯凡聖情忘若是與
 吾儒不睹不聞之學同乎曰同而異也吾儒
 之寂將以神天下之感彼則憇然無情至於
 寃親平等一無所愛憎取舍而自同於草木
 瓦石也不幾於寂而枯者乎又問道經云道
 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名又曰道不可
 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聞聞而非也若是將同

乎曰同而異也吾儒之虛將以效天之動而
 彼則嗜然寡情至於芻狗萬物一切簡棄厭
 薄流而為申韓之慘刻也不幾於虛而忍
 乎然則與聖人之情順萬事而無情又何如
 曰同而異也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疾痛
 疴癢皆切於身一隨其感應自然之機而順
 應之其曰無情特言其所過者化無所疑滯
 留礙云爾若枯忍斯逆矣謂順應可乎無情
 二字是佛老自家招認的供詞而明道先生

自私自利四字却是無情的斷案毫釐千里之差非真知二氏之蘊者不免虛喝而嫚罵也

○詩云衣錦尚綢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

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云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中庸末章反覆詠歎以足首章之意曰闇然曰淡簡溫曰近曰自曰潛伏曰人之所不見曰不言不動曰不賞不怒曰不顯篤恭曰不

大聲色曰如毛曰無聲無臭他如溥博淵泉
眈眈浩浩淵淵之類皆是形容未發氣象欲
人識取真正面目而入頭下手便有實地可
據而所謂不睹不聞曰隱曰微曰獨者不墮
於想像之渺茫其餘不厭而文且理焉之類
又是形容其顯見日章之實致中之學至是
則性天德命天理故曰無聲無臭至矣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道之不
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

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
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不曰為道而曰為德蓋未發之中天德也無
聲無臭其至矣乎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
能之而鮮能之又何也或失則過或失則不
及也蓋民生不齊要不外乎知愚賢不肖四
者而已賢知者好高欲速每不屑乎戒懼是
過之也愚不肖者昏昧因循又不知所以戒
懼是不及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鮮能

日新金 卷一
之。又。為。是。故。也。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君。子。無。終。身。之。間。違。仁。道。不。可。須。臾。離。也。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無。時。不。然。故。曰。時。中。無。忌。憚。者。戒。懼。之。反。故。曰。小。人。反。中。庸。小。人。是。愚。不。肖。中。一。個。雄。傑。有。才。的。故。能。侈。然。自。放。而。反。乎。中。庸。若。愚。不。肖。之。不。及。只。是。昏。弱。不。

為耳。時中便是時習。便是不須臾離。註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云云。別是一意。處中之中。亦着在事上看。了非指未發者言。此等處。却須體認。時中正說工夫與鄙見合

○或問學從何所始。乎從河圖始也。天不愛道。而河出圖。河出圖。而道始顯於人。而人於是乎有學也。圖從中起。何也。非中則天地亦無所始。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邵子之詩亦

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天與人一也圖中數五何也中涵太虛五性具焉蓋五者數之祖也天數五地數五天曰五星地曰五嶽氣曰五氣性曰五性倫曰五倫曰五音曰五色曰五味象數理氣非五不備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然則堯舜之執中是即河圖之中乎自有天地只有此中更無別中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學以希天也河圖也者其學問之源文字之祖鬼神之

與伏羲堯舜之師乎若是則戒懼又何所始也蓋戒懼者性體之良能健之為也成變化而行鬼神非天下之至健其孰能與於此小人之無忌憚自絕於天者也

知盡性之功

知戒懼為性體之良能而後能

困辨錄卷之一終

雙江先生困辨錄卷之二

吉水念菴羅洪先批註
長水後學岳和聲校閱

辨易

重夏首連山

○艮

夏尚忠故其學尚艮純一未發渾然無跡蓋
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陰陽有淑慝之分
上下有消長之機欲以理勝人以天定又兩

山連亘屹然不動。艮之象也。艮體篤實有三義。自修德言之為凝畜。自復命言之為歸宿。自遏欲言之為止畜。故曰艮以止之。又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艮之時義大矣哉。君子以寂然不動。立人極焉。遏惡於未萌。養善於未發。舜以是傳之禹。其精一之心法乎。○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

背無思無欲。其不睹不聞之地乎。於止知其所止。則廓然太公內焉。忘夫有我之私。故內

不見已外焉。天地萬物皆我也。故外不見人。凡體皆動。惟背為止。然五臟非背不附。而百體之津潤以之靜。以制動也。時止時行者。常寂常感。常應常止。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故曰光明何咎之有。

○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

無思無欲。至善之地。知止者止乎此也。止乎此而後謂之知止。定靜安最好體。認未發氣。

象定言其不感見之的也。靜言其不動。養之密也。安言其常。久不易守之固也。慮言其明覺自然無所作也。凡天下之言安者莫如山。言定靜者亦莫如山。山體虛故能與澤通氣。為雲雨以潤澤天下。故天下之言有者皆生於虛。言動者皆生於靜。言感者皆生於寂。八卦之象廣矣。故聖人立象以盡意而得象者可以忘言。程子謂讀一部華嚴經不如只看一艮卦旨哉。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位之所值不同。然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分定便是思不出其位。文王緝熙敬止。而君臣父子上下四旁各得其所止。是謂不出。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故無咎。以位為所止之地。說得艮字有力。

䷁ 商首歸藏

坤

商尚質。故其學尚坤。收斂歸藏性情之實。蓋

坤六畫皆偶上下皆坤虛之極靜之至順之
純也。虛者藏之量。靜者藏之體。順者藏之機。
博也。厚也。其象為地。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
而不洩。萬物載焉。故曰養萬物者莫善乎坤。
又曰坤以藏之。又曰致役乎坤。言萬物為坤
所役歸而藏之養之道也。君子以洗心退藏
於密。身備萬物而退。然不居。悉有衆善而容
貌若愚。致虛守寂而未發。坤道其順乎。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

○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乘龍御天便是旋乾轉坤的手段。無不可為
之時。無不可乘之地。無不可化之人。坤則天
下之至順也。時有不可為。故相時。地有不可
居。故辟地。人有不可化。故因人。隨時順勢。和
順於道德而一。無所強。是謂坤以簡能善藏。
其用無成而有終也。蓋坤之性體力量僅得
乎乾之半。故先後義利西南東北之不同有
如此。大抵黃老之學得之坤。

○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靜虛而順之至者地之無疆也因時順勢和順於道德而無所作為以害之是謂安貞以應乎地也有一毫出位之思非分之願便不可以言安貞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其得安貞之吉乎故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龍戰而血湯之慚武之未盡善歟稱龍稱血所以立萬世君臣之防嚴履霜堅冰之戒微矣哉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德方

藏動剛於至柔運德方於至靜不睹不聞而莫顯莫見者寓焉乘天時行順帝之則坤之所以為坤乎傳曰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此意

當味

往往此等處俱於造化上發揮而於學問全無關涉

○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本體自然曰直物各得宜曰方敬則私意無所容而大本立義則發中節而達道行內直則外無不方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直以方則不疑其所行地道光也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故曰不孤言其盛大而光明也程子曰釋氏敬以直內則有之而無義以方外既無義以方外要之敬以直內亦不是敬義立而德不孤儒釋之辯也內直便是未發之中直方是

本體敬義是工夫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蓋言謹也

天下無道咎足以召禍而譽尤足以召禍故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者皆譽之所致惟影響俱幽過譽不著然後可以言括囊之謹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龍之所以為潛也

無譽發得

精蓋自有所試也然學到至處亦本無譽

○六五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正位居體黃中通理

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中言中德蘊於內通理言感而遂通事得其理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美之至也黃是中色仙家有黃庭黃婆之喻本體本色也

○用六利永貞

六者陰之變數利永貞者變而不失其常順而健者也其有戒於上六之戰乎理欲交戰兩敗俱傷人心危而道心微變而失其常者也南巢之放牧野之攻豈湯武之幸哉視泰

伯之讓文王之事慚德多矣坤之卦爻只是玩味得順義明白便學有得力處

○至靜之時雖無所知所覺之事而能知能覺者自在是即純坤不為無陽之象星家以五行絕處便是胎元亦此意若論復卦則宜以有所知覺者當之蓋已涉於事矣邵子之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夫天心無改移未發者未嘗發也一陽初動乃平旦之好惡太熒玄酒淡而和

也。未發氣象，猶可想見。靜中養出端倪，冷灰中迸出火焰，非坤之靜翕歸藏，役而養之，則不食之果可復種而生哉。知復之由於坤，則知善端之萌，未有不由於靜養也。程子曰：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陽明先生之詩曰：靜後始知羣動妄。

☰ 周易首乾

○ 乾

周尚文，故與學尚乾。顯見形著天下，文明健。

之為也。乾六畫皆奇，上下皆乾陽之純健，之至以言其質，則實以言其體，則健健則不息。實則不貳，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其惟不貳不息乎。其象為天，萬物覆焉，故曰乾以君之。又曰戰乎乾，言萬物之生長收藏，往來屈伸之不已，猶兵之進退離合，惟將是命，戰而懼也。故易之卦爻，凡言戒懼者，必本其體德之健，或不足於健而戒之，故曰健而無息之，謂乾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
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維此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是謂乾乾故希天之學君子
以自強不息懈息一生便是自暴自棄便是
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物之純陽而至健者
莫如龍乃能飛潛見惕變化無為其次惟仙
學亦得此意故長生久視冲舉不測丹經謂
仙是純陽一點陰氣著不得又云純陽丹也
自強不息金也知此而後知聖學之本於乾

也

三代之易首卦不同前
此未有能發其故者

○初六潛龍勿用

乾爻之初猶是人生而靜的本體明健靈覺
純一未發其猶龍乎養之未克而遽用之則
無以立大本而行達道故不動而敬不言而
信隱而未見行而未成猶龍蟄於地勢重陰
之下所以豫養其飛奮之身而後其力全其
化神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
德也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

乎潛龍是如此體貼則易之卦爻無一字不是學問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大哉乾乎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乾是天命之性三極之道也故曰大哉剛健者性之體中正者性之德純者體之全粹者德之備精則無聲無臭也非天下之至健則無以運乎四德非天下之至精則無以主乎至健健言其有精言其無太極本無極也未發之中其精矣哉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健之

至也四德備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寂然不動中涵太虛先天也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可以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故曰天弗違觸之而動感而後應後天也何思何慮遂通而順應之故曰奉天時言一毫人力不與也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二語可併觀於此可想見飛龍

在天變化無為的氣象先天後天先儒未嘗發明至此

○用九見群龍無首吉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九者陽之變數龍之靈變在首無首則妙於無迹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無聲無臭天之則也至是則聖人之神妙亦天也故因聖學而見天則焉凡易言戒懼惕厲乾乾愬愬之類皆原卦爻之性體本如此非無故設此為性累也自易學不明而後世之言戒懼者異矣以歸於無聲無臭為天則蓋無聲無臭乃為天也此是實

語原非落空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亢龍有悔其惟箕子逢于夷齊之儔乎奴辱剖心饑死首陽與時偕極亢孰甚焉而悔隨之故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聖人不樂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屈原不達漁父之諷而沉江不化故曰知幾其神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

人乎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性體自然得之於天者未嘗雜之以人天下之至健也堯舜性之也垂衣裳而天下治舞干羽而有苗格揖遜授受而天與人歸恒易以知險也復其性之自然而無所作為以害之天下之至順也湯武反之也天命未革則為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順乎天而應乎

人而一毫意必不與焉恒簡以知阻也凡易言吉凶禍福變化云為皆謂險阻

夫艮天下之至靜也德行恒寂以知感至靜無感性之淵源無思無為為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艮之體德也知至靜至健至順為心之本體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可以不言而喻而堯舜之學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者天不變道不變故學亦不變也

易學之晦矣於知作

易者其有憂患乎

困 蒞 錄 二 卷 三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疏九河濬濟漯

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

○湯執中立賢無方十一征自葛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仇也改過不吝檢身如不及懋昭大德建中于民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

困辨錄 二卷
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宗廟享之
子孫保之布昭神武救民於水火之中皇建其
有極民協於中湯武格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
之時義大矣哉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
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
交止於信維此文王小心翼翼不顯亦臨無斁
亦保不諫亦式不聞亦入雍雍在宮肅肅在廟
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故曰周之德其可謂

至德也已矣

○周公思無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
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孫碩膚赤
烏几几無夷狄驅猛獸左右孺子成文武之德
制禮作樂教化天下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
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
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

以為大也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詖行放淫辭息邪說以承三聖者

以上所述八聖一賢之事其盛德大業至矣哉要其所自雖有性之反之見知聞知之不同而皆本於未發之中千聖一心萬古一道

揆之而其學無不同也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湯武之順天應人文王之緝熙敬止周公之公孫碩膚孔子之天地為大孟子之善養浩然設以身處其地察其心而思其作為然後知韓愈所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傳之文武傳之周公孔子傳之孟子軻之死不得其傳者非誣也

述八聖一賢俱是從此處用力向此處歸復性反之辯只

在此處比對今欲希聖賢而日
張儀不知所求可以自痛

困辯錄卷之二終

